

睡着的预言家：爱德加·凯西(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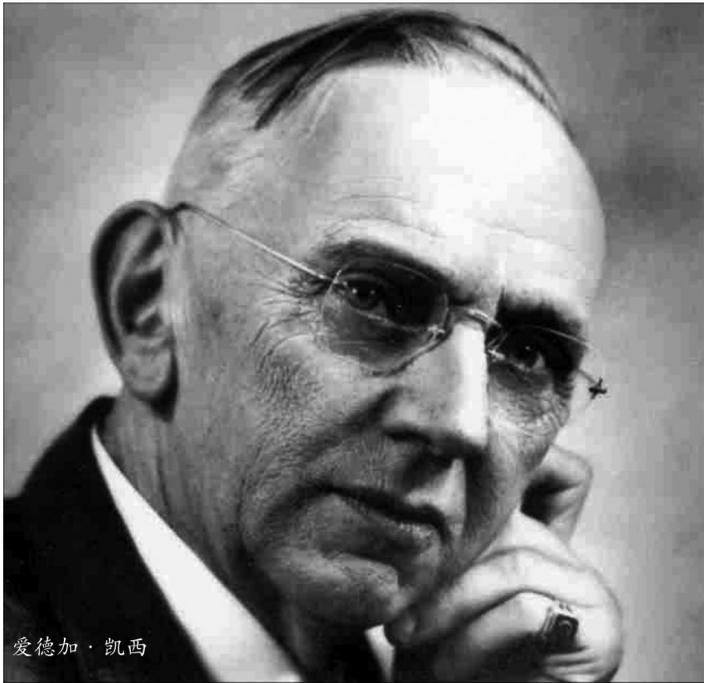
编译：晓凡

一位年轻人平躺在长椅上，双手叠扣在腹部，闭上双眼，进入睡眠。睡眠中的他不仅可以与旁边的人对话，而且无所不知。给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的名字，这位年轻人就能回答出此人目前的情况，哪怕是发生在千里之外。用这种方法，他一生中为不计其数的陌生人诊断疾病，“解读”今生命运，往世恩仇。无论是家人、朋友，还是远道慕名而来的相信和不相信的人们，都对他的超能力所折服。他就是爱德加·凯西（1877-1945），二十世纪“睡着的预言家”。

1877年3月18日，爱德加·凯西出生在美国肯塔基的霍普金斯维尔。童年时代，凯西过着典型的19世纪农庄式的生活，宗教气氛浓厚，一家几代人生活在一起。在6、7岁的时候，凯西告诉父母说他能看到已经过世的亲人，并且和他们谈话。但是家里人并没有把这些话当真。凯西从孩提时代便开始读圣经，每年都要从头到尾读一遍。

在十三岁时，他曾看到过（另外空间的）一位美丽的女子，她问凯西一生中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凯西回答说，我想帮助别人，尤其是生病的孩子。在这件事后不久，凯西便具备了一种特殊的能力。他可以趴在任何一本书上入睡，醒来后便能记住全书的内容并且倒背如流，即使书中的内容和词汇远远超出了这个孩子的知识范围。这一切令其家人无从解释。可惜的是，凯西的这种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消退了。

凯西真正发现自己有在催眠状态下非凡的解读能力还是成年以后的事。二十岁那年，凯西与心爱的捷特鲁德·伊文斯订了婚。凯西很想成为一名摄影师，但是一时未能如愿。为了赚钱成家，他先在保险业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同时卖一些文具为生。就在这个时候，一件事情改变了他的一生。凯西患了喉炎，并且越



爱德加·凯西

来越严重，以至后来不能正常说话了，只能从嗓子里挤出点声音来。所有的医生都束手无策，甚至凯西本人一度认为自己可能永远不能再说话了。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年。

有一位自称是“笑大王哈特”的人到霍普金斯维尔表演喜剧。此人虽然不懂什么医术，但是会点儿催眠术。他经历过一些在催眠状态下的奇迹，于是就想试着帮助凯西。他将凯西催眠后，开始暗示凯西恢复正常声音。奇迹发生了，处于催眠状态下的凯西居然能用完全正常的声音回应。可惜当凯西醒来时，喉炎又犯了。

有位叫雷恩的当地人了解了凯西得情况后，便考虑作进一步的尝试。他考虑当凯西进入催眠后，向凯西本人询问有关病情。这一次，凯西的天赋终于得到了展示。

就象小时候睡在教科书上一样，凯西使自己睡了过去。在凯西“入睡”后，雷恩问睡着的凯西有关其病情。凯西便用正常清晰的声音告诉雷恩和其他旁边的人自己的病的本质是精神因素，并告诉人们如何治疗。按照凯西

的指示，雷恩对着凯西的身体，要求血液向患病部位集中。不一会儿，周围的人便看到凯西胸部以上和喉咙部位的皮肤变成殷红色，患病部位皮肤开始发热。一段时间后，雷恩又按照凯西的要求暗示血液循环恢复正常……。凯西醒来了，这一次他的声音完全恢复了。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作催眠“解读”，这一天是1901年3月11日。

后来在雷恩的一再要求下，凯西用“解读”为雷恩开出一整套方案竟然治好了雷恩多年的胃病。接下来他又为一位智力发育迟钝的小女孩“解读”了病因是由于外伤。医师按照凯西“入睡时”的建议成功的使小女孩逐渐恢复。

对医学一窍不通的凯西“入睡”后竟然能够做他本人清醒时做不到的事，为人诊病。对于这一切，周围的人都感到新奇和兴奋，而凯西本人却陷入了迷惑与苦恼之中。

（待续）

编译自：Edgar Cayce's ESP: Who He Was, What He Said, and How it Came True by Kevin J. Todeschi

古籍中龙的记载：耶律阿保机射龙

文/明古

南宋时期有一位名叫洪皓的南宋官员以礼部尚书的身份出使金朝，不料却被金人强行扣留了十余年。回南宋之后，他著有《松漠纪闻》一书，其中有一篇记载了他在金朝所见所闻的关于龙骸之事。简介如下：

辽朝太祖耶律阿保机曾在西楼。（注：“西楼”是地名并不是一座楼，它是阿保机的创业之地，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一带，后来成为辽朝前期的国都，改名上京。）当时耶律阿保机晚上睡在毡帐里，一天早上起床时看见一条十几丈长的黑龙在天空中蜿蜒盘旋。阿保机当即就向黑龙射了一箭。黑龙中箭后快速飞走了，最后坠落在黄龙府的西边。“黄龙府”位于现在的吉林农安县。西楼与黄龙府两地相隔有一千五百多里。

令人惊叹的是，黑龙坠地之后就缩小了，大约只有几尺长。黑龙的遗骸被辽收藏，金灭辽后又被收入金朝的内库之中存放。契丹的丞相陈王悟室的长子源曾经见过黑龙的遗骸，据他说：龙的尾巴、肢体都完好，只是龙角已被人截去了。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射龙一事的可信度极高，绝非孤证，在《辽史·太祖本纪下》中也记载

道：“神册五年（西元920年）夏五月庚辰，有龙见于拽刺山阳水上。上射获之，藏其骨内库”。

而且关于此事，北宋时著名科学家沈括在出使辽朝时也听说过。他在《梦溪笔谈》中写到：“黑水之西有连山，谓之夜来山，极高峻。契丹坟墓皆在山之东南麓。近西有远祖射龙庙，在山之上。有龙舌藏于庙中，其舌如剑”。沈括这里说的远祖就是指辽太祖。

南宋还有一位博学多才的大儒元好问，他在《续夷坚志》中也记述此事道：辽祖神册五年三月，黑龙见拽刺山阳水。辽祖驰往，三月乃得至，而龙尚不去，辽祖射之而毙。龙一角，尾长而足短，身长五尺，舌长二寸有半。命藏之内库。贞祐（西元1214年）南渡（指金宣宗迁都河南开封）尚在。其实在古籍中大量记载了许多现代科学所不能解释的事件，而且其中的许多记载都非常的确切，不同的古籍之间也能互相印证。这都绝对不能单纯的用“古代科学不发达”等借口就能说得过去的。这一切都说明现代科学有很大的局限性，然而现在许多人却硬是用不科学等说辞来否定真实存在的事情。人类出于对科学的迷信而一叶障目，真是值得有识之士反思啊。



一个无神论者的濒死体验

罗得尼亚(George Rodonaia)博士1989年移民美国，此前是前苏联莫斯科大学的精神病医生，坚定的无神论者。

他经历了一次有记录的最长的“临床濒死体验”。1976年他被车撞后就被宣布死亡。他的尸体被停放在陈尸室三天，直到一位医生作尸检在他腹部切了一刀后才苏醒过来。此后他转而研究灵修领域，拿到了他的第二个博士——宗教心理学博士。随后成为东正教牧师。现为德克萨斯州Nederland市第一联合卫里公会教堂的牧师。以下是他对自己濒死体验的描述，这个描述被记录在菲力普·伯尔曼(Phillip L. Berman)的著作《回家之旅》中：

关于我的濒死体验第一件事我记得的是我发现自己在一个完全黑暗的环境里。我没感觉肉体上的痛苦，我仍然记得我就是乔治。这种黑暗是我从未见过的。我感到害怕极了，我从未想到会这样。我对自己仍然存在感到吃惊，但不知道我在哪。一个念头不断在我的意识中翻滚：当我死后会是什么样。

我能够控制自己的思绪了，我就回想所发生过的事。我为什

么在这黑暗中？我将怎么办？我想起了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于是我感到轻松多了，因为这时我才确信我还活着，虽然在一个很不一样的空间。然后我想，既然我还活着，我为什么不往好想呢。我是乔治，我在黑暗中，但我知道我活着，我是我自己。我不能往坏处想。

接着我想，黑暗怎么会好呢。好应该有光。突然我就身在光亮中了，很明亮的光：白色明亮，强烈耀眼。就象照相机的闪光那么强烈，但不闪烁。开始我觉得这光耀眼得使人痛苦，慢慢地我就适应了。我开始感到温暖舒适，一切突然都变得挺好。

接下来我看到周围到处是分子在飞，原子，质子，中子，到处都是。一方面，这些是杂乱无章的，但是另一方面，带给我无与伦比愉快的是这些杂乱无章也存在着它们自己的对称。这种对称是美丽和统一的，它使我全身充满了巨大的快乐。生命和自然普遍存在的方式呈现在我的眼前。这时我对我身体的担心完全消失了，因为我知道我已不需要它，它实际上恰恰是我观察世界

的障碍。

我所经历的一切事情全都融合在一起，所以我很难按照发生的顺序来描述。时间似乎已经停滞了，过去，现在，未来对我来说已经完全融合在没有时间概念的一体中。不知何时，我看到了我自己一生的经历，在一刹那间我看到了自己的整个一生。

我意识到生命无处不在，不仅是世俗生命，而是无限的生命。所有这些不仅联系在一起，而且所有这一切本来就是一体。我可以在瞬间到任何地方去。我试图和我见到的人沟通，其中有些人感到了我的存在，但无人理会我。我感到学习哲学和圣经的必要。你想要的你就得到。你想到的就会到来。我回到过罗马帝国，巴比伦，挪亚和亚伯拉罕时代，所有的你能叫得上名的时代我都到过。

我充满了所有这些美好的事情和经历，直到当他们作尸检切开我的腹部时，我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握住了我的脖子把我往下按，这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致我睁开了双眼，感受到了剧痛。我身体冰冷，所以开始颤抖，被立即送进了医院。

因果报应实录：看不见的指伤——一个真实的故事

文/松柏（中国大陆）

我今年六十多岁了，祖籍湖南。事情发生在1962年秋季。我们当地有一个有名的积极分子（打手）。有一天下午，他在公社开完会回家，这天正下着中雨，他家离公社有六、七里路，中途经过一座跨河的桥。当他走到桥的中央时，觉得背后有人猛击一掌，他回头一看，当时吓出一身冷汗：有三个人站在他的面前，两个矮一点的和一个人身材魁梧大高个的人，手里还拿着一根钢鞭。

那两个矮个对这个打手说：你还认识我俩吗？打手仔细一看，哎呀，这不是六年前被我打死的那两个地主哥俩吗。他当时吓得已经失去理智了，只是低着头不敢吱声。其中一个矮个说：“好啦，跟我们走一趟吧！”可



这打手再抬头看时，眼前根本没有

人。于是他勉强走到家，跟家人说了下午的遭遇，然后就疯了，嘴里喊着：那两个人告了状啦，我被关进黑屋子里啦，等等。第三天，暴病而死。死时浑身被拍的稀烂，死时只有四十多岁。

那时我十多岁了，当时我们好几个小孩子都看见了，旁边有不少老人说，这是被阴魂掐死的。（转载正见网）